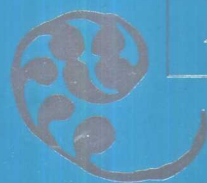


敦煌



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商務印書館





敦煌

石窟全集
12
敦煌研究院主編

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本卷主編 孫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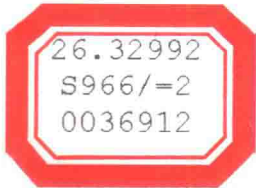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ruis/42

敦
煌

石窟全集





敦煌

石窟全集
12
敦煌研究院主編

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本卷主編 孫修身



商務印書館

ruPS/42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 編 段文杰

副 主 編 樊錦詩(常務)

編著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 任 段文杰 樊錦詩(常務)

委 員 吳 健 施萍婷 馬 德 梁尉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沖及 宋木文 張文彬 劉 杲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彭卿雲 沈 竹 劉 煒(常務)

委 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 村

總 攝 影 吳 健

藝術監督 田 村

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主 編 係修身

攝 影 宋利良

線 圖 吳曉慧

地 圖 劉偉堂 張艷梅

出 版 人 陳萬雄

策 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吳偉鴻

設 計 呂敬人

出 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 中華商務分色製版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73 2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份或全部。

©1999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 言

佛教東傳歷史的圖像記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二千年來大盛於東亞和南亞，對當地哲學、宗教和藝術發展影響深遠，至今東亞仍有一個佛教文化圈。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紀在印度興起後不久，即傳播四周，東傳入中國中原、蒙古、西藏、朝鮮半島和日本；南傳入斯里蘭卡、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和印尼。東傳其中一條路綫是經中亞入新疆（即古代之西域），至敦煌，再經河西走廊入中原。

敦煌位處中國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自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就是中原與西域的交接點，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窗戶。敦煌莫高窟現存壁畫四萬五千平方米，精美彩塑三千三百九十餘身，成為世界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本卷根據敦煌的佛教歷史故事壁畫，探索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的歷史圖像，藉此明瞭佛教如何在中國植根和佛教中國化的過程。

佛教歷史故事畫是傳教的方法之一，門類頗多，曾有不同稱呼，如感應故事畫、史迹畫等，本卷暫稱以較易理解的“佛教歷史故事畫”，大抵包括感應化現的傳說、高僧事迹與佛教有關的歷史人物故事、瑞像圖等。它是佛教藝術內容的一大類，但鮮有學者研究，有待研究的課題還很多。莫高窟南區四百九十二個洞窟中，有歷史故事畫的四十八個，近十分之一，經考證確認的題材多達數十種。相對於構圖宏偉、氣勢磅礴的經變畫和佛陀生平的故事畫，佛教歷史故事畫既不在主要洞窟、不佔主要壁面，畫面也未必特別精美。然而，它涵蓋佛教在中國發展的重要內容，歷史價值絕不在經變畫之下。佛教歷史畫是從佛教徒的觀點著墨，等於紀錄佛教徒眼中的佛教東傳過程，雖零星片斷，但經過重組後，顯露出中國與印度、中亞文化交流的歷史和佛教中國化的過程。

從前研究佛教和佛教藝術有“內學”和“外學”之分，內學重視佛

教義理及其內涵，外學則注重佛教藝術；兩類研究雖各有碩果，但彼此脫節，難免各有障目之葉，不能作全方位的綜合研究，使許多重大的佛教問題朦朧不清。研究佛教歷史故事畫則必須集內、外學，結合佛教經籍和古代歷史文獻，去看這些佛教藝術圖像，重組二千年佛教東傳長途的歷程。這些故事畫的內容，散見於古代漢文及藏文、于闐文和梵文等文獻，後者部分有漢譯本。敦煌遺書有《諸佛瑞像記》，實是繪畫瑞像圖的文字紀錄，亦可見敦煌石窟藝術與出土文獻之為一體，不可分割。

敦煌佛教歷史畫的發展

佛教成功的因素，其中就有極大的適應性和包容力——深諳入鄉隨俗和尊重當地傳統文化之理，每傳到一地都作相應的調整改變，把教義與當地文化緊密結合，故深受當地人尊信，最終使佛教受惠。佛教傳入中國後，改變的內容更多，因此研究佛教發展絕對不能忽視佛教中國化的現象。敦煌的佛教歷史故事畫，可說是佛教中國化過程的縮影。

佛教歷史故事畫始於隋代，敦煌地區有這內容的洞窟現存僅三個，以彩塑（莫高窟第203窟主龕的涼州瑞像）和繪畫（說法圖形式，如降龍入鉢和白耳蛇故事等）來表現，繪畫在佈局上未跟其他壁畫分開。彩塑只流行於隋至盛唐，佛教歷史故事多以繪畫表現，由隋流行至西夏。

現存有佛教歷史畫的初唐洞窟只有兩個，但題材新畫面大：莫高窟第323窟南北壁畫史詩式的佛教歷史故事畫，題材由西漢至隋，包括張騫使西域、康僧會在江南傳教以及隋文帝迎曇延入朝等。中唐時期留下的相關洞窟十一個。以瑞像圖為主要形式，排列在石窟主室佛龕的四坡。這種首創的形式流行到北宋。此外，每坡的邊角處也有少量為填補

空白而繪的故事畫，如于闐毗沙門天王決海等。中唐出現五台山圖，中國佛教聖地五台山成了此時佛教畫的重要題材，這是佛教已經中國化的形象記錄。晚唐時，繪畫佛教歷史畫的洞窟減少，但圖像的位置和構圖卻發生了巨大變化，原繪在佛龕的瑞像圖走到甬道頂或甬道兩壁的上端，有的繪出故事情節，畫面隨之增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五台山圖由簡而繁的發展，特別是五台山信仰的中心神祇“新樣文殊”的出現。

五代、北宋至西夏，敦煌佛教歷史故事畫的工藝水平和數量都臻於高峰，洞窟多至四十餘個。瑞像圖除保存以前各期的主要形式外，又有多種新發展。例如不再是並排多個瑞像，而以單幅繪在甬道頂部；從前零星繪畫的故事畫也趨於一體，形成經變式故事畫，繪在洞窟主室的牆壁，與其他經變畫平起平坐，甚至佔據主要壁面，進而形成莫高窟第61窟的鉅製五台山圖。還有以大畫面系統表現中國高僧事迹的變相圖。同時期的敦煌遺書也有類似的情況，將中國僧侶與釋迦牟尼並列，如稱劉薩訶為劉師佛，說何僧伽和尚是釋迦化身，並都是釋迦牟尼的老師，又稱為釋迦文佛等，凡此種種都是佛教中國化的進一步表現。

晚唐以還，敦煌整體藝術水平滑落，能有優美的佛教歷史故事畫，得力於當時敦煌歸義軍府衙內專門的繪畫機構伎術院和畫院，其中有專門創作中國高僧故事的畫家，“勾當畫院都料”的董保德便以繪畫佛像和劉薩訶因緣變相而馳名。從元代開始，敦煌西陲地區尊奉西藏佛教和伊斯蘭教，漢地佛教集中在中原，敦煌的佛教歷史故事畫終成絕響。

佛教故事畫的歷史價值

一 展現佛教和佛像藝術的東傳

佛教立教初期只有佛足迹石、曬衣石、阿育王拜塔等故事，揭示了早期佛教傳到印度以外許多國家和地區，但自立教至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尚無佛像製作和偶像崇拜。佛像的出現受希臘文化影響。佛像出現後，沿着絲綢之路向東傳。敦煌開窟造像的方法源自印度，並深受犍陀羅文化傳至西域的各種技法影響。將敦煌的佛教圖像與印度、于闐對照，再引證文獻，不難考定佛像崇拜及其藝術風格是由印度經于闐再傳播到中國的中原。

二 展示佛教和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進程

敦煌早期佛教歷史故事畫和中唐瑞像圖多是印度故事，自公元848年歸義軍時期，莫高窟故事畫的題材、繪畫位置、表現形式、佛教地位發生巨變，題材多為中國佛教聖迹故事。漢地瑞像圖一時湧現，如濮州鐵彌勒瑞像、河西張掖佛影瑞像、酒泉釋迦瑞像、涼州瑞像、中原劉薩訶和何僧伽（泗州和尚）變相等。這是佛教中國化的痕迹：以中國佛教故事為內容的中國式佛教藝術。這些材料的史學價值實非文獻可比。

三 研究中印比較文學的重要材料

佛教歷史故事畫常有中印兩個版本，許多原是印度或西域諸國的佛教歷史故事，被中國佛教徒改編成中國的聖迹故事：如印度烏仗那國（今巴基斯坦西北部）檀特山的毛驢送糧入山故事改成中國五台山玉華寺的故事，摩揭陀國（今印度北部）摩訶菩提寺的瑞像故事變為中國的鵠聖故事，僧伽羅國（今斯里蘭卡）的釋迦施寶瑞像中的貧士附會為中國高僧劉薩訶和尚的前世故事等。當五台山文殊信仰確立後，文殊便取

代于闐決海故事中的毗沙門天王，成為到泥婆羅國決開湖岸放出積水的主人翁。凡此都說明印度佛教故事和中國佛教故事間的演變關係。

四 復原中國來往中亞的道路

許多中國高僧和使者，如法顯、宋雲、惠生、玄奘、王玄策等，曾遠涉西域和印度古國古城，將佛教故事帶回中土。敦煌佛教歷史故事畫涉及印度摩揭陀國、罽賓國（今喀什米爾）、犍陀羅（今巴基斯坦東北部）、加畢試、烏仗那、泥婆羅（今尼泊爾）、于闐（今新疆和闐）、于彌國、龜茲（今新疆庫車）、末城（今新疆和闐東面），以及河西的酒泉、張掖、涼州（今甘肅武威）等地。據故事畫所提供的資料，結合法顯、宋雲、玄奘、王玄策等人所記之情況，可知大致公元七至十世紀來往中印地區的三條主要道路，此可補中西交通史研究與考證之不足。

第一道從中國往印度。自敦煌起行，分南北路：北路即唐玄奘遊學印度之路，經高昌（今新疆吐魯番）西出新疆，南下巴基斯坦，入印度西部的烏仗那國和犍陀羅；南路經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闐至印度。第二道從印度西北入中國。唐朝敕使王玄策、李義表和僧人智弘律師沿此道往還中印兩國。先從犍陀羅出發，經迦濕彌羅（今喀什米爾），逆信度河北上至於大勃律國（今喀什米爾北部），經小羊同國（今西藏西南與尼泊爾西北接壤處），再沿雅魯藏布江東行，至今西藏阿里地區吉隆縣，經泥婆羅國進入中國。第三道從摩揭陀國入中國。唐代玄照和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即經此道返回中國。北行出泥婆羅國，抵今西藏阿里地區吉隆縣，再到吐蕃首府羅些（今拉薩），向北沿唐蕃古道直達長安（今西安）和洛陽。

佛教東傳路線圖



目 錄

前 言 佛教東傳歷史的圖像記錄	005
第一章 印度佛教故事	013
第一節 佛陀行化聖迹	015
第二節 阿育王弘揚佛教	037
第三節 印度諸國瑞像	046
第二章 于闐的歷史和傳說	067
第一節 海陸變化及黃沙為害	069
第二節 護國神佑于闐建國	074
第三節 佛教聖地牛頭山	083
第四節 佛像東傳必經之地	101
第五節 庇佑于闐的瑞像	106
第三章 中國高僧和大使	119
第一節 通西域的張騫	121
第二節 首譯佛經的安世高	130
第三節 振道江左的康僧會	134

第四節 振興戒律的佛圖澄	138
第五節 預言滅佛的劉薩訶	144
第六節 弘護佛教的曇延	165
第七節 西行取經的唐玄奘	170
第八節 出使印度的王玄策	176
第四章 文殊和五台山	181
第一節 五台山文殊道場	183
第二節 五台山的化現傳說和登台活動	200
第三節 五台山名剎古寺	222
第四節 五台山聖迹故事	230
附錄一 敦煌瑞像與敦煌遺書對照表	240
附錄二 敦煌石窟佛教歷史故事畫分佈表	242
圖版索引	243
敦煌石窟分佈圖	244
敦煌歷史年表	245

印度佛教故事



印度是佛教起源的國家，曾有許多佛教聖迹和傳說，是敦煌佛教藝術的重要題材。這些故事有一部分被繪畫成情節簡單的畫面，有些則按傳說的內容繪成佛陀、菩薩等尊像或瑞像圖。由於畫面比較簡單，只能從其造型特徵、動作、持物、衣飾以至周圍畫面，結合文獻考訂其內容。這些故事，許多記載於唐玄奘和王玄策的著作中。畫面雖然簡單，但是能反映出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實況。

第一節 佛陀行化聖迹



佛陀釋迦牟尼，公元前六世紀生於迦畢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原是淨飯王的太子，有感於人生生老病死諸苦，毅然放棄安逸的生活，為眾生尋求解脫苦難的方法，終於在菩提樹下覺悟成道。敦煌洞窟裏有不少描述佛陀一生的壁畫，故事完整，本套叢書中的《佛傳故事畫卷》專門論述。此處收錄的，並非完整的佛傳故事畫，而是個別的故事畫、瑞像和聖地。

佛陀正覺之地——

摩訶菩提寺高廣大塔

摩訶菩提寺又稱菩提道場。佛陀出家苦修六年後於此寺內菩提樹下成正覺，因此摩訶菩提寺就成為古印度摩揭陀國的著名寺院，位於印度比哈爾南部伽耶市的布達葛亞，面對恆河的支流尼連禪河（今名法爾古河）。菩提寺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曾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許多中國高僧曾經來此學習，法顯、玄奘、王玄策等曾至該地巡禮，也是印度王接見中國唐朝敕使的地方。佛寺還派出製造石蜜（蔗糖）的工匠到中國傳技，因而敦煌遺書中有製糖法遺文。佛陀涅槃後，歷代教徒紛紛在他降生、成道、初次說法及涅槃之處建佛塔，合稱“八大靈塔”。摩訶菩提寺內建的塔，包括僧伽羅國國王修建的高廣大塔。

菩提寺高廣大塔是晚唐至宋代莫高窟壁畫常見的題材，例如晚唐的第9和第45窟甬道頂繪畫一座樓閣式的大塔，階前有一個幞頭長衣的人，可能是王玄策。

第45窟畫面的右上方榜題說明是菩提寺的高廣大塔。

第一尊佛像禮迎釋迦真身和佛像東傳

最早的佛像傳說與兩位和釋迦同時代的國王優填王、波斯匿王有關。優填王統治北印度跋蹉國（國都為憍賞彌城），波斯匿王統治憍薩羅國（今印度納格普爾以南，錢達及其東康克爾地區）。優填王和波斯匿王由於思念釋迦，分別用檀木和金製造釋迦像。

優填王造釋迦佛像記載於《增一阿含經》、《法顯傳》和《大唐西域記》：故事發生在憍焰（賞）彌城，即今日柯桑觀。佛陀上昇至三十三天（“天”是眾生生活的世界，此世界分為三界，每一界各有若干種天）為母親說法，沒有向優填王告辭，優填王思念釋迦而憂苦成疾。羣臣為救王命，請釋迦的弟子沒特伽羅子（大目犍連）用神力接引工匠上天見釋迦，以牛頭旃檀木依真容刻成像，讓優填王禮像即如禮佛，因而痊癒。釋迦自天上歸來，此檀木像起立禮迎，釋迦指示弟子阿難尊者借鑑此法，以雕像弘揚佛法。

臨摹優填王雕刻的釋迦像而成的瑞像，敦煌莫高窟繪畫在中唐第231、237諸窟。第231窟的釋迦旃檀瑞像，身着袈裟，端立於蓮花座上，榜題“中天竺憍焰彌國寶檀刻瑞像”，敦煌遺書《諸佛瑞像記》中有此像的條目，可作壁畫的註腳。

旃檀木像禮迎釋迦的情節描繪在中唐第231、237窟龕頂，晚唐第9窟和宋